



淮南子卷十三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

汜論訓

古者有螯而繚領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褰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澤處復穴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蚤蚩聖人乃作爲之

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以避
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綫麻索縷
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
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古者剡耜而耕摩
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
爲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
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
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乃爲靺躄而起千里肩負儋之勤也而作爲之

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鷲禽
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
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
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
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
人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
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
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殞於阼階之上殷人殞

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娶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主於中而以知矜護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

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生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旣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

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
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
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
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
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
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
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
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
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
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
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旣弊之民是猶無鎬銜檠
策鑿而御駢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
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
人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
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
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
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劔而已矣槽
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幟以

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治者
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
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
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
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
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
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
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
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
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
獨聞之聰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
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
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
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
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
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
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

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
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
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
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
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
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
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
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
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

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
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
也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
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
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

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
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
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
因獠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
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
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
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
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樵而不謳及至韓
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
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
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
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主專
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
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
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
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

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獠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爲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爲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樵而不謳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

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主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

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竒肱脩服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義者擊鍾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鐫戍入芻藁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

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雄雌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

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盟焉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期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湣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

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
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
於羑里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
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
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
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
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
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
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剋殷欲築
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行固塞
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
者廻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
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
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

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
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
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
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
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
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
陵潘尪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
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
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

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
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
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
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
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
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
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
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
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

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可與立未可以與權也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忤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途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

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秦天徒步之人也鞞鞫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咭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勾踐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鏹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

故堯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窅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強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

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屈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

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
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今以
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
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
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
平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
平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
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
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

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戰所亡一
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
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知道逃奔走不死其難
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
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免於縲紲之
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
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
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
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

無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汙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

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人則任以人力
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
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
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
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
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
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
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
其位之卑賤事之汙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

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
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
於縲紲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
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
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
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
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效其
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

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於石美之於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

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

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
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
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
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
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
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
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
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

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
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無倉廩虛囹圄實
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
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
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
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
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
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
梁由靡扣穆公之駿獲之食馬肉者二百餘人

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
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
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
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爲
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
此人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
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奸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
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
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

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
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
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
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
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
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
者由嗜欲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
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

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
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
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
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
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
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
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淶階之卒
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
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

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
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
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
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
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
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遇也受
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

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
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
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
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
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
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
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
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

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
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
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
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
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
人弗怪也水生蠃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
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鳴陽水生罔象
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
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

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嚮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楹而臥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太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喪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斬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楹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

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楠者也離者必
病故托鬼神以申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
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機祥明
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
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
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
箕箒曰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
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
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

唯太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
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
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
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
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
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
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
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
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

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鳴目大而眎不若鼠研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其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劔緩帶而寢

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
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虫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
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
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四

淮南子卷十四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詮言訓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
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
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
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
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
亡乎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于無形于有有

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真人
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聖人不以名尸不
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
無朕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于虛無動於不得
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
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
則亂星列于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于德而見
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
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于

不形藏迹于無爲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
棗子路菹于衛蘇秦死于口人莫不貴其所有
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
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強來豺獫
貌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
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
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
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于道者
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

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
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
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
適性情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
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性情則
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
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
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
已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
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
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
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
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
數雖羸必遂又况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
務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
于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
于節欲節欲之本在于反性反性之本在于去
載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

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
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修其身
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
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
閉而外多知爲敗母視母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
囊无咎无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
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
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

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已者至于與同則格
柔勝出于已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
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學刺舟而便用
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
累于物故能處之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
之皮弊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
携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
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
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

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臯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得其道技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舡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已以遊于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弗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

已之不攘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
憂福之至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
制不在於已也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
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
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
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
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
忘修已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

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于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挫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
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
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殺楚勝乎諸夏
而敗乎栢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
寧避善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
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人
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
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

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已循天之理不豫謀不
彙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
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
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
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
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
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
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
得人而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

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
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
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
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
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
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
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人章
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聖名則衰之日至矣
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

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已欲見譽于爲善而立名
于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
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
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
責事之敗也不足以弊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
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
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
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
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
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人能接物而不與
已焉則免于累矣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鄧析
巧辯而亂法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
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聞力者始于陽常
卒于陰以慧治國者始于治常卒於亂使水流
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
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
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
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

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而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瞻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捨迹于爲善而息名于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

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厭卑體婉辭則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

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于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况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于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

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歛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

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
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繫于物者正氣也重於
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
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
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於體
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以義
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
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
饑而大飧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于性也此
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
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
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
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癩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
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崑山之
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
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
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處尊位者以

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

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修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于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
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
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
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
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
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
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已
而足物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
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

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于
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
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
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
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
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
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
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
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

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
神勞于謀智遽于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已之
所生乃反愁人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
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
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
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民
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
人無屈竒之服無瑰異之行服不視行不觀言

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
異而不見恠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
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
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
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麗不
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
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
定意捉得其齊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
何則勝在于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不恐

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而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于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殺膳不收于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

夫百晦一守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

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壁未受者
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
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
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兩人相鬪
一羸在側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鬪者雖強
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鬪也由此觀之後之
制先靜之制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
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
改終身不悟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

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圓之中
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
以將衆蓼菜成行瓶甕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
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
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
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
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
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
牀衽簟弗能安也菰飯搗牛弗能甘也琴瑟鳴

竿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窮寧居安遊
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
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
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
恬而憎憫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
常無事可謂佚矣游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
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
其一槩日月度而無漑於志故雖賤如貴雖貧
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嘆

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軍多令則亂
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于都者
常大于鄙始于樂者常大于悲其正始簡者其
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穀以相饗卑體婉辭以
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
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
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
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
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

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于東北盡於西南
陰氣起於西南盡于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
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冰故
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于山而入於海稼生于
野而藏于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藿簞樽
之上玄樽俎之先生魚豆之先太羹此皆不快
于耳目不適于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
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
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

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
益于已質有之也聖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
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
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
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
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
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
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
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

故利不動心名利克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
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
以上至于荒芒亦遠矣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
矣以數雜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
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以浮游而
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
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
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
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
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
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者狗吠不驚自信
其情故知道者不感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葬
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于明堂之上神貴
於形也故神制則形從形勝則神窮聰明雖用
必反諸神謂之太冲

淮南子卷十四終

